

敦煌本《昇玄内教经》的卷次问题

刘屹

摘要 本文讨论了敦煌本《昇玄内教经》几个残卷的卷次,认为 S. 107 应为卷一, P. 2445 和 P. 2343 都不是《昇玄经》的正式抄本,而分别是以卷二和卷五为中心的节抄本。

关键词 昇玄内教经 卷次 节抄本

一

《昇玄内教经》是南北朝后期至隋、唐初极为流行且极为重要的一种道经。全经十卷大多佚失,今本《道藏》中只保留了卷七《中和品》的“述议疏”,而敦煌道经残卷大部分无首题和尾题。这样,理清敦煌本残卷的卷次就成了研究此经的首要任务。1978年,大渊忍尔氏从数百件敦煌道书写本中辨识、著录出此经的18件写本,并推测 P. 2445 为此经卷二, P. 2391 为卷三, S. 6241 和 P. 2343 为卷十,并推测卷十为《道陵还国品》。^①1983年,尾崎正治氏在介绍此经时重申了 P. 2343 可能为卷十《道陵还国品》的说法。^②1992年,卢国龙在考察此经的时代问题并据之说明中古道教旨趣的转变时,接受了大渊氏对卷次的看法,并探讨了《中和品述议疏》、《道藏》本《太上洞玄灵宝中和经》和敦煌本卷七之间的关系。^③同年,山田俊氏编有《稿本〈昇玄经〉》,提供了研究此经的基础稿本。^④1995和1998年,万毅在

大渊氏等人的基础上对卷二和卷三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并推测 S. 107 可能是卷一,而且展示给读者一个全部十卷本的基本情节发展脉络,这对此经的卷次考订极有价值。^⑤目前,我所知的敦煌本《昇玄内教经》残卷共有22件。^⑥本文拟对前贤尚未完全解决的敦煌本《昇玄经》的卷次问题略陈己见,并敬请方家指正。

二

考定本经卷次,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用其它相关文献中提示了卷次的引文与敦煌本进行文字对勘,二是通过全经基本的情节发展脉络来大体确定每个残卷的内容在全经中所处的位置。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在十卷的《昇玄经》中,每一卷都有几个“主要人物”,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理清全经情节前后发展的关键之一。兹按前贤考订的卷次,将经中“主要人物”在各卷中出场的情况列作表1。

表1 《昇玄经》中的主尊与辅神

卷次及卷号	主尊	辅神	备注
卷一(S. 107)	太上	豆(窆)子明、张道陵	万毅 1998, 推测
卷二(P. 2445)	太上	张道陵、豆子明	大渊推论, 万毅考定
卷三(P. 2391)	太上	张道陵、善胜大士等	大渊推论, 万毅考定
卷四(尚未确定)			引文见于《大道通玄要》
卷五(P. 2990+3678)	太上和天尊	张道陵、善胜大士	
卷六(P. 2560)	太上道君	张道陵	
卷七(P. 3341)、津艺 141(4515)	太上道君	张道陵	今《道藏》本“述议疏”改“道君”为“老君”
卷八(S. 6310、P. 2474)	太上道君	太极真人徐来勒	道言:或号元始、或号老君、或号如来
卷九(P. 2750+2430)	太上道君	张道陵	道言:吾昔命老子于域外天竺维卫化胡
卷十(S. 6241)	太上	张道陵	
(P. 2343)?	彼上天尊	张道陵、善胜大士	是否卷十, 我怀疑

收稿日期:2000-03-30

作者简介:刘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100089

从表1中可见,“太上”和张道陵是贯穿全书的人物,“太上”是谁?他和“太上道君”是什么关系?彼土天尊又是谁?为何豆子明只出现在前两卷,而善胜大士在卷三至五出现后,又在卷十中出现?

关于道经中的“太上”,一般认为是指太上老君。但道经中“太上”一词应依具体情况而定,有时指太上老君,有时指太上道君,有时指元始天尊。不同时代或地域乃至教派之间所尊奉的主神不同,“太上”所指也不同。这涉及到不断发展变化的道教三主神(三清)的关系问题^①,现在还不易用严格的学术语言来恰如其分地进行表述。大约到南北朝后期,虽已出现三清合一的趋势,但是又尚未完全合一。从某个角度看是可以不对三清做严格区分的,换一个角度看,忽略他们之间的差别又会使我们轻易放过某些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具体到《昇玄经》而言,“太上”应即“太上道君”。多数《昇玄经》残卷都已不存起首部分,因而表明主神身份的部分大都佚失了,但从残存的经文中仍可判断这个“太上”指哪一位主神。如可能为卷一的S.107,主神只有“太上”一称,而豆子明和张道陵最初都是蜀地道教尊奉的神仙,据此似乎可以认为这个太上是太上老君,其实不然。在经中凡有“道言”的卷子实际上都是太上道君在说教,可见,太上道君又可简称为“道”。上表卷八和卷九表明老君和老子都不是“道”本身,所以太上老君不是本经的主神。卷九的开始说:“道言:泰清道本无量法门、真一五气、太一九宫成具满足灭度大诚也。太上于是昆仑治中,进登天首大治七宝道德观上召陵而告之曰……”昆仑本是太上老君的治所,而在本经中它成了太上道君的治所,教诲张道陵的主神也不再是太上老君。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老君与道君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也折射出信奉不同主神的道派之间的融合情况。由此可以推测,在前几卷中,向豆子明和张道陵说法的也不会是太上老君而应是太上道君。^②至于“彼土天尊”,在这里也不是指元始天尊。南北朝后期的道经中已经有不只一个天尊,而在P.2990卷五中天尊说:“此经是往古元始天尊之所履行,由之而得无上至道。今见十方天尊,无不履行此经而得道者。”P.2343中天尊说:“吾今所说,皆是元始天尊秘密宝藏亿千万劫时一说耳。”P.3341卷七说:“尔时道陵受法,是诸大圣神天道士妙行真人十方天尊遣使赞叹道陵。”《妙门由起》引《灵宝经疏》云:“(元始)天尊弟子即太上道君也。天尊周化十方,既将过去,又锡道君太上之号,为接化之主。前后二君,皆称太

上,为一切之师宗也。”^③可见,元始天尊是过去时代的道教主神,而现在的主神是太上道君。P.2391残卷的开端是善胜大士自述他所在的多喜国(即彼土)天尊听闻太上为道陵传授“灵宝昇玄内教无上至法”,特遣善胜大士前来邀请道陵去多喜国“更增功德”。所以,在经中为张道陵说法的“天尊”不会是元始天尊,而应是多喜国天尊,属于那些排在“诸大圣神天道士、妙行真人”之后的十方天尊之一。^④

明了本经中太上与天尊的关系,得到这样的印象:敦煌本《昇玄经》全经的唯一主神是太上道君,他与张道陵围绕《昇玄内教经》和“昇玄内教法”的授受所进行的对话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昇玄经》中不存在如后来的《本际经》那样三个主神都出场向张道陵等辅神说法的情况。那么,以彼土天尊和道陵、善胜大士为主角的P.2343(现拟为卷十)为何会在间隔了四卷之后再次出现?它真会是卷十?

三

就管见所及,其它有关文献征引卷一的佚文有以下几条:P.2466《大道通玄要》卷五引“《昇玄内教》卷第一”,是太上讲“灵宝初门德行廿事”。^⑤P.2459《佚名道教类书》引《昇玄经》“太上曰……”云云,“出第一卷。”“又云……”亦当出自卷一。同伴还引《昇玄经》云:“中后不得食谷,器物有谷气者,不得以近。……于是众仙一时改座就食。出第一卷。”同一内容又见于《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九。^⑥《三洞珠囊》卷九也引“《昇玄》第一经。”^⑦而《无上秘要》卷四三引的一句《昇玄经》是“有一仙人窆子明者,著黄褐,戴玄巾,即前作礼行赞,绕太上七匝。”^⑧这可能是卷一开始介绍豆子明出场的情形。但以上这些引文都不见于S.107残卷。仅从文字对勘上,无法确定S.107的卷次。

如果我关于豆子明出场的情形猜测不差的话,卷一开始应该是太上在其治所(或许也是昆仑治)端坐说法,引得众仙真围聚听法。豆子明出场,向太上礼拜后提出问题,太上并未亲自回答,而是由张道陵代答。S.107开始尚存张道陵答复豆子明的三段话。道陵的说法博得太上的赞许,称赞他“善能分别人法二相,快如所言,真实无异。”接着太上又为道陵讲说世人的“四不善法”,以及浊世俗人的种种恶状,劝戒世人奉行《昇玄内教经》而去除邪伪,求真正之道。这就把话题引到《昇玄经》的传授上来。太上向道陵讲说末世中种种不能受持和可以受持

此经的情况,继而说明诵持此经的重要性,残卷也到此戛然而止了。看来把 S. 107 定为卷一是合适的。但在卷一中,太上并未具体谈到什么样的人可以传授此经,只是说“将来五浊之世,此经当行流布民间。”以下重点在于告诉道陵此经的尊贵与重要。而卷次未详的 Dlx. 901,其残存的两段文字仍然是太上向道陵解说此经在诸经中最为第一,道陵则在自己对此经“已有至信”之后,“恐将来人不能善解,愿更告示,此经以何义故得为第一?”这应是太上在正式把《昇玄经》传授给道陵之前要向他解说清楚的内容。所以,此件似也应为卷一。至于卷一余下的内容,万毅曾推测太上所说的“灵宝初门德行廿事”,“欲受法人有十相”、“欲流通灵宝内教十一事”、“居山十事”等也都应该是卷一的内容。^⑨但除了“廿事”有《大道通玄要》为证之外,其它几项内容尚缺乏可资比勘的材料,因而也难以得出坚实的结论。^⑩例如,“十相”就很可能不是出现在卷一。

被认为是卷二的 P. 2445 说:“若见至信之人,具上十相,来欲请受殷勤,……亦可传授。”在卷二开始部分,太上已经通过正式的授受仪式将《昇玄内教经》和“方等七十二字无上大录”传授给张道陵,^⑪他现在要叮嘱的是道陵如何将此经再传给适合禀受的世间求道者。所以,“十相”有可能是在卷二才出现的。《无上秘要》卷三四引的一大段《昇玄经》文^⑫,有 P. 2445 中没有的“十相”的具体内容,而紧接着的便是“子明启太上曰:若将来世有学真道士未见真经”云云,这却是 P. 2445 中有的内容。这可以说是《无上秘要》抄撮道经时不必严守经典的原卷次,但我以为“十相”的具体内容原本就属于《昇玄经》卷二,可能更顺理成章。与《无上秘要》引文相比,P. 2445 至少漏抄了“十一事”和“十相”的具体内容。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将在下文试做推测。

Dlx. 517 也是在说此经的重要。由于残存的内容不多,只能依稀看到诸如“〔三〕洞通为昇玄内教所部”、“□□道成,要由此经。不见此经,道终□□”等等。太上说末世人有三可畏,又说“除此三患,乃可传道。”^⑬并说“道陵,卿于此经……将来传授于人……”,这似乎是继续在叮嘱道陵在得授经之后,如何在将来传给适当的人。果如此,这应是卷二的内容。Dlx. 2768 残存太少,其中有“太上前言破昇玄契……”,所谓“破昇玄契”,就是 P. 2445 开头部分太上传授道陵经法时所履行的仪式之一。所以此残片应该属卷二或卷三。^⑭在太上把经录传给道陵

后,又通过与豆子明和道陵的问答来说明奉行此经与以往教法的不同,并教诲道陵将来如何流布该经,这是卷二的主要内容。之后,新的人物出现,第三卷开始。

P. 2391 被比定为卷三应该没有异议的。残卷的开头部分由新出场的善胜大士自述多喜国天尊派遣他来邀请率先领受《昇玄经》的道陵前往多喜国。现存的部分主要是善胜大士与仙人普得妙行的对话,以及太上应善胜大士之请,显现修习《昇玄经》后“真一妙行所成功德”,引得道陵以下众仙真折服。此外在 P. 2466《大道通玄要》卷五中引了《昇玄经》卷三的内容,是太上对道陵讲“思道五念”。^⑮在卷三和卷五之间,或者说在善胜大士的来与去之间,太上与道陵有多少类似“思道五念”的对话,难以确知。直到卷五《善胜还国品》的开始,仍有太上叮嘱道陵到彼国要有“十想念”。^⑯这之后,才是道陵与善胜大士端坐宝台,浮空而至多喜国礼拜天尊。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贞松堂藏《大道通玄要》引《昇玄经》卷四的内容却是“道陵又问:向者天尊云……”,这个“天尊”指谁?如果是指派善胜大士来请张道陵的多喜国天尊,就与道陵在卷五才动身前往多喜国相矛盾。前文提及释法琳在《破邪论》里引用的《昇玄经》就是以“天尊”为主神的,我怀疑这里的“天尊”也是指《昇玄经》的主神,而非多喜国天尊。很可能南北朝至唐初的《昇玄经》原本以天尊为主神,后来则改以“太上道君”为主神,而成书于 720 年的《大道通玄要》所依据的恰恰是未经改动的旧本。这样,把卷四的“天尊”看作敦煌本中的“太上道君”,就不会有情节发展顺序上的矛盾。

除了山田俊外,包括我在内,大都接受 S. 6241 是卷十。前贤把卷十拟作《道陵还国品》,主要根据是卷中有两行双行小字:“道陵还国章可有三纸,不可复写也。”既然卷五是《善胜还国品》,此卷又有“道陵还国章”,正相对应。这样一来,道陵自卷五与善胜大士去多喜国后,一直到卷十才还国。但卷五至卷十中的道陵并不都在多喜国。如上表所见,从卷六开始又回复到太上与道陵的对话,场景与人物都已改变,且卷六至卷九都不再有天尊与道陵的对话,所以把 P. 2343 定为卷十恐怕不妥(山田俊对此也有怀疑)。我认为此卷应该是卷五的内容。卷五的 P. 2990+3678 只存 89 行,而道陵与天尊的对话只存 55 行左右,P. 2343 的开始部分应是天尊为道陵显现“此土种种变异”,道陵由此发问,展开讨论。《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有两处《昇玄经》引文,都是

天尊与道陵说法,也应该是卷五的内容。^⑧现存的P. 2343首尾俱缺共122行,其第45行有双行小字:“此下有六十行许破坏,不可复识,先本不写。”111行又有小字:“道陵还国章,可有三纸不可复写。”若依一纸28行计,约有144行是此本应写而未写的,则可想见若此卷完整至少要有270行。首尾完整的卷七(津艺本)共259行,卷八约240行,卷九才130行,从长度上讲也并不过长。况且“道陵还国章”究竟可否当作《道陵还国品》还是个问题,只说明道陵在此卷未写的部分就已还国。我认为道陵随同善胜大士去多喜国、与天尊说法、还国都在卷五,从卷六开始又回到太上面前继续与之探讨《昇玄内教经》的经德以及如何使世间学道者学得真道。这样至少可以对上表中明显的矛盾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至于从卷六开始又回到以太上与道陵为主角,大概因为《昇玄经》共有十卷,既有完全新造的部分,又有根据已有的旧经改造的部分。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情节,应该是此经最早的内容。卷六以后则有根据其它经典改造的情况,如卷七《中和品》据说是根据《中和经》改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多些机会宣传新经法而已。

四

前文说P. 2445和P. 2343分别只是卷二和卷五的内容(山田俊认为这两卷都是“卷次未详”的),是说它们不一定是卷二或卷五的正式抄本。除它们都存在不小的脱漏之外,还因为在敦煌本《昇玄经》中,只有这两个写本是有双行细字作说明的。它们说明了什么?

P. 2445的第一处细字说明在第32行:“真人曰:读经时勿读咒也。”这是在太上传授道陵经法时,为之诵读大咒召来十方虚空天神地祇龙鬼等卫护道陵。所谓“勿读咒也”当是不必读诵太上的咒语。这是否是《昇玄经》的原文?第二处细字说明在“若说五千文者,亦依灵宝仪”之后的第159行:“真人曰:五千文日中斋集,向者香炉咒引吏兵。三拜(?)香咒愿礼太上老君一拜,五千文一拜,尹先生、河上真人、玄中法师合为三拜者。”《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正好引用了“以三拜为限”,但没有“真人”所说的“三拜”内容。^⑨而礼拜尹先生(尹喜)、河上真人、玄中法师云云,见于《老子道德经序诀》的第五段《太极隐诀》,大约是梁代道士根据灵宝仪礼加

入《序诀》的。显见小字是引用《序诀》来对经文的注解和说明。在小字之后的6行字虽然已写成大字,但却是“真人曰:谨启太上至真”云云,与小字前的经文“道陵曰”不同。我怀疑这仍是注文而不是经文。也就是说,P. 2445可能不是《昇玄经》的正式抄本,而是带有斋仪操作指南性的经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它会脱漏大段经文,同时也可以给这些小字的“真人曰”一个合理的解释。

P. 2343的情况也与P. 2445类似。它的两处小字说明已如上所述,中间有144行是由于“先本不写”等原因而未抄,正式作为经典来抄写的道经是不应该这样草率的。特别是,自96行以下的内容是否属于《昇玄经》原文,也是值得怀疑的。如“烧符咒曰 叩齿随方数 子明传思远同。”思远即郑隐郑思远,是葛洪之师,所传当为灵宝法。而按照《昇玄经》的说法,灵宝旧法是外教,现在应该用“昇玄内教”来取代之,否则不能获得真道。但此写本所记的符法显然不是“昇玄内教”新法而还是灵宝旧法,况且郑思远似乎也未在《昇玄经》中出现过。此卷最后部分有“昇玄威仪诀”,《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九两处引“《昇玄威仪》云”,一处作“《昇玄威仪经》云”,有部分文字与此卷相同。26但既然不称引自《昇玄经》,可见“昇玄威仪诀”并非《昇玄经》所专有,而且还可以单独成书。本卷中的“昇玄威仪”也可能不是《昇玄经》所原有。总之,P. 2343不能被直接认作是卷五,不排除它也可能是用于斋仪中的文本。

这样看来,P. 2445和P. 2343只能作为我们确定其它敦煌本《昇玄经》卷次的参考,不宜把它们与其它残卷一起排序。这样一来,我们又会发现这两个写本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成书于南方的《昇玄经》流布在北方,如何与北方道教原有的传统和自南朝初年就已流传的灵宝教法相协调?看来,尽管《昇玄经》一再告诫道士们只要修习新的“昇玄内教”,甚至可以“悉罢诸余法术”,但是至少从敦煌道经的情况来看,道士们并未完全摒弃先前的教法。

由于可资对勘的材料太少,还有许多其它文献征引《昇玄经》的内容在敦煌本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再就是一些可以与敦煌本相比较的内容,又在文字和文序上存在不小的差异。从《昇玄经》成书到这些敦煌本抄写的时代之间,有种种原因导致《昇玄经》的经文在不断变化。至于这种变化是否影响到卷次的变更与经文的重组,已超出本文所论的范围,也是现在无法回答的难题。

附表:22件敦煌本《昇玄经》残卷卷次

卷次	卷号	备注
卷一	S. 107、JX. 901(拟)	
卷二	JX. 517(拟)、JX. 2768(拟)	P. 2445 为以卷二为主的节抄本。
卷三	P. 2391	
卷四		尚未发现
卷五	P. 2990+3678	P. 2343 为以卷五为主的节抄本。
卷六	P. 2560	
卷七	P. 3341、津艺 176(77·5·4515)	
卷八	S. 6310A、P. 2474、P. 2326、S. 3722、JX. 1888	
卷九	P. 2750+2430、S. 4561、S. 9523	
卷十	S. 6241	

注释

- ①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篇》,福武书店,1978年,122—128页。
- ②尾崎正治:《其它道典类》,《讲座敦煌》第4卷,大东出版社,1983年,185—188页。
- ③卢国龙:《论理贯重玄之〈昇玄内教经〉》,《中国道教》1992年2期,31—36页;又见《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83—96页。
- ④山田俊:《稿本〈昇玄经〉》,东北大学文学部、中国中世思想研究会,1992年;丁培仁有《山田俊编〈稿本昇玄经〉——兼谈〈昇玄内教经〉》,《宗教学研究》1994年1期,10—13页,专门介绍了该书。当时,山田俊认为大渊将S. 6241和P. 2343比定为卷十,“缺乏证据”而未予收录。在山田俊的新著《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太玄真一本际经〉の成立と思想》(平乐寺书店,1999年)里,有作为《资料篇》的《校本〈昇玄经〉》。此时,山田俊虽已承认P. 2343是《昇玄经》残卷,但仍认为其“卷次未详”;而S. 6241还是未被视为《昇玄经》残卷,故而也未收录。
- ⑤万毅:《敦煌本〈昇玄内教经〉试探》,《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7—86页。《敦煌本〈昇玄内教经〉解说》、《补考》,《道家文化研究》13辑,三联书店,1998年,267—270、271—294页。
- ⑥万毅在1995年文中介绍了20件此经残卷,当时他知道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76(77·5·4515)为《昇玄经》卷七《中和品》,但因未见原件和图版,所以对此件的真伪尚存怀疑。我将此件的内容与其它资料做过对比,认为它不是赝品,详细情况拟另撰文说明。他又在1998年文中补入《敦煌宝藏》比定出的P. 3678,此件紧接在P. 2990之后。此外,在《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收录的JX. 1888号残片,经我比定,也是《昇玄经》卷八的一部分。王卡先生《敦煌S. 6310号抄本缀合定名之误》(即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指出,被定为卷八的S. 6310实际上由两个残片组成,其A片为《昇玄经》卷八,B片则为《太上妙法本相经》卷二十三的残片。则《昇玄经》的敦煌残卷目前至少有22件。在敦煌以外的地区,也有《昇玄经》残卷被发现,如收藏在柏林的“吐鲁番收藏品”中就至少有2件该经残片,详参荣新江先生《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华学》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309—325页。
- ⑦石行丰:《道教神仙谱系的演变》,《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5—102页。
- ⑧此据P. 2750+2430卷九,相同的内容还见于P. 3652佚名道教类书。《无上秘要》卷一〇〇,《道藏》25册,295—296页。《上清道类事相》卷一,《道藏》24册,876页。
- ⑨在释法琳《破邪论》中称《昇玄经》为“《老子昇玄经》”,见《大正藏》52卷,477页。但在其引文中出现的是天尊和太上,没有老子(太上老君)。像法琳这样的护法僧所留给我们的材料很多都是不可轻信的。当时道教的主神多变,经名雷同,教外人难以确切把握。如甄鸾《笑道论》有“《昇玄》云”,易被误认为是《昇玄经》,其实在道安《二教论》中相同的引文却出自《西昇玄经》,实即《老子西昇经》。在所有我能见到的征引《昇玄经》的文献中,只有《破邪论》和《法苑珠林》在《昇玄经》前冠以“老子”,而二者之间又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不排除是法琳误将《昇玄经》与《老子西昇经》两个

经题搞混,又被道宣照抄在《法苑珠林》卷五十五《破邪篇》中的可能。因此,不能根据法琳所记而认为《昇玄经》的主神是老子(太上老君)。

- ⑩《道藏》24册,724页。
- ⑪法琳《破邪论》引《老子昇玄经》说:“天尊告道陵,使往东方诣佛受法。”又云:“东方如来遣善胜大士诣太上曰:如来闻子为张陵说法,故遣我来看子。语张陵曰:卿随我往诣佛所,当令子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陵即礼大士随往佛所。”“天尊”相当于敦煌本中的太上道君,“佛”相当于多喜国天尊。至于这个“天尊”与“太上道君”的差别,请看下文。
- ⑫录文见向群:《敦煌本〈大道通玄要〉研究》,《道家文化研究》,13辑,1998年,326页。
- ⑬《道藏》6册,964页。
- ⑭⑮《道藏》25册,359页。《道藏》25册,114页。
- ⑯《唐研究》第1卷,72—73页。
- ⑰Дх. 901中有一部分内容,即“道贵人贱,义类如此”至“上法未备,不能得道。”见于《无上秘要》卷三四的一大段引文(《道藏》25册,113—114页)。在《无上秘要》的引文中就有“十一事”的具体内容,是不见于敦煌本各卷的。但其后紧接的是“太上告子明曰:学道之人,闻法如饥欲食”至“汝等教将来世,慎之慎之”,又见于P. 2445。再后的一段就是“太上曰:弟子受道虽多,尤应敬其本师”至“上法未备,不能得道。”又不见于敦煌本。也就是说,在《无上秘要》中前后连贯的内容,分别在P. 2445和Дх. 901中出现,而二者竟然难以找到相同的文字。后者因残存较少而不便评判,但前者残存很长却脱漏大段经文,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如果按《无上秘要》与Дх. 901的关系来看,“十一事”也完全有可能是卷一的内容,但这要在解决了P. 2445的问题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 ⑱前贤确定P. 2445为卷二的一个主要证据是这个残卷的起首部分残留的字迹,看来似乎有个“二”字,所以学者推测这是“卷二”二字的残存,为此甚至怀疑“二”字后紧接的一行“依书破之两边,书会中央,……分券法如右。”中“如右”是“如左”之误。因为若“二”字一行是首题,“如右”就是指首题一行,显然说不通。其实,即便第1行残存的的确是个“二”字,也不太可能是首题。因为卷五《善胜还国品》的首题长达17个字,对比其正文第1行,下面还存有7个字的空余,但“二”字下只有5个字的空余。这一行太长,似乎不会是首题。而所谓的“分券法如右”,也就是“二”字那一行及以前的内容,正是太上依法向道陵传授经和录的程序之一。当然,这无碍于P. 2445在全经所处位置的推测,尽管它不一定就是卷二。
- ⑲《道藏》25册,118—119页。
- ⑳“三可畏”及其前后的相关内容又见于《无上秘要》卷七(《道藏》25册,24页)、《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一(《道藏》6册,922页)、《道典论》卷三(《道藏》24册,847页)。
- ㉑大渊氏认为Дх. 2768可能为卷三,并且认为Дх. 517、901可能为同一卷子的两截。见《敦煌道经·图录编》126页。它们应该都属于太上授予道陵经法前后的内容,所以当在前三卷。
- ㉒P. 2456《大道通玄要》还引《昇玄经》卷三的偈语,也不见于敦煌本,参见向群前揭文,324—325、322—323页。
- ㉓此“十想念”又见于S. 3839《大道通玄要》,是卷五的内容无可置疑。参见向群前揭文343—344页。
- ㉔⑮⑯《道藏》6册,929—930页。《道藏》6册,927页。《道藏》6册,961、962、963页。